

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十五目錄

薛長孺

唐故鴻臚少卿張敬詵墓誌銘

張彙

千秋鏡賦

夏方慶

天晴景星見賦

風過簫賦

柳道倫

金史卷之三十一
進善旌賦

庾承宣

朱絲繩賦

無垢淨光塔銘 并序

唐前義成軍節度鄭滑等州觀察使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李公二州慰思述

魏博節度使田布碑

杜奕

芭蕉偈

崔元亮

對毀方瓦合判

邱絳

常山郡王田緒神道碑

李應

對爲其師掃判

對四品女樂判

王播

請禁帶兵器牧放奏

定館驛就廳先後奏

請放還配流人奏

分別配流人罪奏

請令程昇出巡江淮奏

請換貯東渭橋米石奏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十五

薛長孺

長孺河東人貞元中鄉貢進士

唐故鴻臚少卿張敬詵墓誌銘

張氏之先運籌博物風靡萬民公其裔焉公諱敬詵馮翊同川人也皇朝左金吾衛大將軍太常卿元長府君之孫皇朝中散大夫撫州長史崇讓府君之次子公禮度清曠育德含章蘊晏樂佐理之謀猷懷吳周匡弼之骨梗弓裘不墜文武攸稱清貫克序加朝請大夫以博雅周才授鴻

臚少卿以公忠推德錫金章紫綬東都副留守河南尹裴公謂命公爲押衙奉上以忠貞撫下以信義休聲遐著寮友欽之方申呂父之榮遽染劉貞之疾以貞元十年八月二十三日卒於洛陽縣永泰里之私第春秋六十八以其年九月二十四日窆於灋澗之陽邙山之新塋禮也允子三人曰叔重叔威叔齊皆年始能言昂逸足疑有女五人長女從緇隸寧刹寺次女歸杜氏三女歸王氏兩女尚幼夫人樊氏淑順傳芳霜明勁節移天墜翼同穴後時哭不絕聲撫孤增慟永懷陵谷爰託松銘其詞云

神理茫茫兮倏明忽幽人世營營兮生勞死休更相泣送
兮萬古千秋隴樹白楊兮悲風颼颼

張彙

彙貞元十年進士

千秋鏡賦

以鵲飛如向月龍
蟠似映池爲韻

伊惟仲秋日在端午我皇帝出震蘭殿誕膺紫微祥光夜
合佳氣晨飛聖人作而萬物覩固先天而天不違是以禮
容之盛六葉交映或體天以設軌或因時而布令乃啟新
節獻金鏡形於四海加於百姓虛以受物則萬象必涵金

以平心而九流惟正當其時也天宮戚里公侯卿士各薦
其明用伸知已雖大小而殊致必規圓而相似且夫考工
垂典匠人有作或鑄或鎔是磨是削刻以爲龍鏤以成鵲
初臨玉展透鸞影而將飛未對金墀拂菱花而不著徒觀
其用之則滿舍之則虛固無私於物類非取鑒以焉如爾
其提握見重光芒未歇若清潭之無比類瑤池之有月如
以題古字隱盤龍無藏菲薄無漏纖濃映空而天地且霽
照遠而山河更重豈獨淋漓玳瑁之牀澄澈芙蓉之帳熒
熒綺疏之下皎皎青樓之上有美人兮無良媒飾蛾眉而

相向者也所以吾君欽崇萬化錫賚百官其表不枉其形
必端詩所謂我心匪鑒豈不戒於遊盤別有照象無疲會
光未知方有期於見膽竊自比於臨池儻先容之可致庶
斯焉而取斯

夏方慶

方慶貞元中進士

天晴景星見賦

以有道之邦德
星昭見爲韻

煥彼景星麗於蒼昊其隱也陰魄晦而氛霧作其見也夜
景明而攬槍掃敷大信以何言抑殊祥而是考祥所以叶

天經符帝道既表應而無欺亦照臨而不私祚聖而德斯至矣懸象而人皆仰之向晦且殊於中見在天寧比乎明夷垂至精而契至理宏蕩蕩而播巍巍不然出房孰稱乎舜德居翼何貴乎堯時今我皇齊七政以作則奉三無以御極上天降祥景星昭德固云其道不遠孰謂其神不測晦明始見助皇化之惟明動息靡常類乾健而不息應陽精乃三其數彰土德乃黃其色既不孤而有鄰信元吉而柔克時也雲斂遙素天澄遠青纖塵不起微露斯零掩映孤月乘陵眾星回燭北辰似將朝乎帝座傍窺南極疑欲

覲乎天庭激高風以熠熠耿斜漢之熒熒青赤以辨其方
合散以通其變連二氣而初吐混三光而乍見否泰之運
式乎天地之心可見景星之瑞也曷與爲雙俾具瞻於萬
邦景星之德也配乎悠久粲熒煌於九有於以贊高明於
以示休咎察無聲之載非我何知彰有道之邦非我何守
不私其用胡繼明於月晦之時克保其謙故騰輝於日入
之後是時天鑒匪遙德聲孔昭煥赫縣古光揚聖朝豈徒
並連珠而邁同色流碧落而耀青霄

風過簫賦

以無爲斯化有
感潛應爲韻

風之過兮一氣之作簫之應也眾音以殊雖高下以異響
終合散而同塗體宮商而自得均清濁以相須動必造適
用當其無冥然理順昭與道俱以由一人之化爲而不有
萬物之心以虛爲受帝於何力各自遂其生成天且不言
乃能恆於悠久觀夫指大塊之噫氣裁眾管而聲隨始颺
颺兮清越終杳杳以逶迤遠而聆之初疑白虎方嘯迫而
察也旋驚丹鳳來儀知化本之有朕見天籟之在斯道固
無名物罔不感彼命宮而商應信陽舒而陰慘雲何事而
從龍水何情而習坎故達人作用而虛其清心大道不疵

乃滌其元覽之風也扇其輕重之簫也應以洪纖彼若疾而颺我則以號以噉彼若和而靜我則若沈若潛曷異夫暴心感而麤以厲敬心感而直以廉爾其斷續清空蕭寥永夜歷虛無而輕颺自遠拂松竹而幽韻相借微聞闕下伴金奏之發天庭迴徹雲中疑笙歌之隨羽駕莊生託之以齊物子綦由是而觀化化之至矣茲焉可知風乃不私其用簫亦自得其宜元元立言事無事我后垂拱爲無爲君子曰風簫也罔有爭而善勝契不言而自應是將觀彼以成化豈獨因之而比興

柳道倫

道倫貞元中進士

進善旌賦

以設之通衢俾人進善爲韻

帝堯有君人之大德恢理國之令圖將啟納善之懷於四方之士乃立進善之旌於五達之衢所以訪政化之本招賢俊之徒告善員來故進而無妄聞善必納信言而有孚類諫鼓所陳同謗木之設披思聞過而遷善此俾明善而就列善旣陳而一人有慶旌旣立而萬姓咸悅寧同旗旒之翩翩奚貴于旒之子子九達之上大達之中直影而晴

分瑞日孤懸而晝引祥風置之則上德下布就之則下情
上通既至者固當授之以祿將來者不假招之以弓初孰
爲此自陶唐氏制乃有常張而不弛巖然而孤標獨立迴
爾而中立無倚示華夏則綏之斯來化要荒而罔不率俾
厥旌旣陳盛德日新使樂善之儔得因旌以進知建旌之
意固惟善是親可以光被區宇統和天人比垂衣於百代
異舞干於七旬繇是廣達四聰必徵片善咸望雲而就日
若風行而草偃求其善理知百寮之師師采其善言得王
臣之蹇蹇今大君聰明文思庶政無遺善以求人固以達

於政矣旌可進善亦在推而廣之士有敦詩書懷忠信學
頗師於鄒魯君幸逢於堯舜比潛鱗而待躍同弱羽之思
振欣逢進善之時庶以善言而進

庾承宣

承宣貞元八年進士大和中官檢校吏部尚書天平軍節
度使

朱絲繩賦

絲之爲體兮柔以順德絲之爲用兮施之則直從其性而
不改成其音而罔忒故君子體直以爲象履中而立身豈

委曲而取媚將勁挺而維新旣端懿以難匹想高張而莫
倫初未爲絃兮信任其舒卷旣比夫矢也諒難乎屈伸寧
懼不合於衆而改操不同其類而易真雖立質以假物立
音而因人敦夫慌氏之功辨夫園客之養非繞指以可悅
將如絲而是仰志士以是而興歎詩人因此而取象清廟
之瑟非我而莫聞空桑之琴非我而奚響惟直是與惟端
是求惡靡然以從俗恥紛若以隨流天心保貞側媚見而
用侮神道助正謬諤鑿而無憂信乎去邪以受福孰不履
正而身修間其色兮未嘉素其質兮孰美信挺挺而直繩

金身三月
卷之三
一
是若固奕奕而渥丹無比欲眾之好我染之而匪他知代
之惡邪直之而有以非矯其俗將遷其時寧三思而有贊
諒一向而無疑道在斯而爲得文舍此而何之古所以嗟
是非而莫分怨邪正之難考多將任情而媚俗鮮能率性
而行道何不鑒朱繩而獨異與羣類而且殊其美雖偶其
道則孤儻斯言而是當又可得而已乎

無垢淨光塔銘

并序

昔如來以善惡無所勸爲之說因果修因果者無所從爲
之存像教像教設而功德爰立因果著而報應彰明至於

聚沙亦獲多福矧闕二縱廣之高大其功德曷可思量哉

惟唐貞元己卯歲孟夏四月旬有九日聖君降誕之辰也

煌煌乎溥天之大慶率土之盛事窮祥絕瑞略而不談人

神幽贊品類歡樂闕一字一自京邑達於海隅各獻珍寶以賀

昌運先是觀察使柳公監軍闕一字一魚公相與言曰聞夫西

方之聖者闕一字一崇福之本至仁之教故報君莫大於崇福

崇福莫大於樹善樹善莫大於佛教教之本其在浮圖闕三字

字今皇帝道邁往初澤漸無垠天下之人登壽域樂太平

者二十有一年於茲矣含氣之類尚猶知感矧臣子之心

當於茲辰焉於是會釋徒謀建置作為浮圖以塔名之夫

塔者上字闕一諸天下鎮三界影之所蔭如日月之照破昏

為明鈴之所響如金石之奏聞聲生善如是諸福盡歸二闕

字謀之既臧相顧踊躍願力字闕一果事無不諧齋心至誠

三卜皆吉相地面勢依山憑高標勝槩於南方跨上游於

福地食王祿者樂於檀施荷帝力者悅而獻工役無告勞

功用斯畢皇帝嘉焉御札題額錫名貞元無垢淨光之塔

屹然峻然高立雲外露盤而星象可接金榜而鸞鳳交馳

從何處生如踊諸地侔金剛而難壞與劫石而齊堅取舍

利以置其中闕三以表其外俾夫觀覽者名號斯識瞻禮

者利益居多異夫經營之初墾鑿之始周其基址下現盤

石五色闕六意將靈祇先有所待盤石之上又生異表瑩

澈冰淨淋漓玉顏如物之牙粲然攢植訊諸博識得未曾

有非闕一孝之感動神祇之協贊則何以有斯靈異乎况

河東公以仁德鎮撫海隅底安魚公以忠闕五輯睦二臣

協心一方康寧建彼崇塔赫然丕績上以資大君無疆之

福下以遂眾生闕九亦至矣盍刊諸貞石以示於將來小

子備從事之末奉銘敘之命豈知竺乾之道空為闕二之

闕三
宇

瞻彼靈塔巍巍崇崇疑自地踊若將天通作鎮海隅高標
閩中影護下界形儀太空金盤闕十贊茲盛功侯其建之
臣子之忠闕二福之聖壽無窮

唐前義成軍節度鄭滑等州觀察使檢校吏部尚
書兼御史大夫李公二州慰思述

彼思者誰思李公也所慰者何慰邦人也曷以思之政成
而惠及也曷以慰之刻石而播美也侯其能紀其所以慰
今節度使淮陽郡公袁公尚賢嘉善之旨也於戲郡國者

土地人民之謂也藩鎮者軍旅鈇鉞之謂也皇家綜覈名實襟束體要上有成則下無分權於是慶位寵命極其數殺生刑賞專其柄政理教化仰其成任之莫大也事之莫重也唯其聰明可以盡聽覽唯其材智可以適利害唯其忠誠可以竭肺肝然後能聳動乎羣倫師範乎四方作帝垣翰爲人膏澤歷選授命非全器備用則不稱茲職焉德宗臨御旣久鍛鍊惟精鑒洞羣下舉無遁情以四方之少事專將帥於賢良得禮樂詩書之精英盡典法政化之根本居則物受其福底於康寧去則人慕其德形於謠詠古

之作者又何加焉貞元歲公自給事中累月除尚書右丞
上方倚以爲輔而羣望僉屬會東軍闕帥時許蔡不靖撫
安鎮定之寄咸又與能用賢先於急病簡兵符於注意是
使澤潤之功未及於天下以安之理獨賚於一方麾幢旣
行寵冠羣后茲鎮之地據當要害風俗之舊號爲堅強兵
甲精而氣勝疆土沃而人逸界大藩之雄盛邇王畿之德
澤善否之政難於厥初矧自賈相國之寬厚居外略其法
度李僕射以制作求理未及惠化姚以靜而潛用盧以促
而不暇軍雖和未及於整人雖安未遂其泰官雖備未盡

其理法雖張未一其門遂使強力暴氣時黷武經黠胥豪
家時漁細民署職祿士時或倖致斷刑察獄時或情及公
乃明示畫立程軌利銜筴以謹其不度峻隄防以遏其淫
心開通耳目改易視聽先之以端莊肅怠惰齊之以精爽
攻矯誣清明燭於無間機權制於有朕十萬之室不可以
戶曉三軍之眾不可以心期正身行令罕不率俾按典籍
無冗員以敗法閱部伍無寵私以居職入閭井有敬讓禮
節以厚俗行田野無汙萊蕪穢之不理儲倉庫本乎節用
水旱因得而備也從人欲本乎省事教化因得而興也苟

理道之可究志意之可留小無不勤大無不備一貫其道
七年有初公積孝友發爲聰明本學術施於政事儼容而
居公可畏莊色而非義不干手衡目鏡毫釐無隱竹操松
心風霜彊勁春秋稱子產以寬猛相濟爲善理晉史美元
凱以文武盡在爲全材古今異時賢哲同道今皇帝纂大
統之二歲元和紀號方將郊上元謁清廟乃詢大政於二
三元老俾第郡國之聲績懿重望以居內副祀之任歷永
歲時詔書遂東有待而起及黃霸赴召韓侯入覲營舍空
其將校府署盡其官吏巷無有居室無有處或擁塞遮邊

或饌酒饋餼咸曰獸草魚水夫何所依寒裘飢食復何所
自思念之音疊疊不絕者逮於今焉夫民者氓也未易其
感動庶者眾也又難其一心非功利之積及於下惠澤之
漸漬自久胡不唱而同和不約而同期誠之所孚在物知
感自後出鎮浙右入掌邦計聲先路以人悅政不言而事
理由滑之所以著焉淮陽公代公守鎮琴瑟異質雅音同
致邦人重濡其厚惠是用思報其前政於是左廂都押牙
兼御史大夫房士郢右廂都押牙兼御史大夫范山才攝
白馬縣令盧乾真洎耆老張西雲等詣庭詣閣宣贊功德

淮陽公乃跡事錄實累表上聞願刊石垂休以慰人望公遂懇白執政讓形於色由是所請不時得下淮陽公嘆曰仁極於政義臻於讓誠君子之用心也紀事揚美之道其在予乎今宜名碑遂賢者之志述於文抒東人之思顧謂觀察判官殿中侍御史庾承宣以從事在茲詳備聞見盡敘之而昭示永永焉公名元素字大朴其先趙郡人也若崇基峻源清門茂閥歷官之前後修身之事業則紀名臣傳循良得以耀竹帛焉今不書不敢專也乃編邦人之詠係於篇末俾采詩之官得以薦馨香云其辭曰

我所思兮春之陽氣熙愉兮物芬芳枯者茂兮焚者息曷
以比之公之德我所思兮親之慈察痛癢兮知寒飢充寒
飢兮延性命曷以比之公之政我所思兮正始音薰然和
兮天地心興敬讓兮去姦詐曷以比之公之化我所思兮
鑑澄澈淨冰玉兮皎霜雪幽隱盡兮研精英曷以比之公
之明我所思兮河之水靡晝夜兮波瀾瀾我所思兮嵩嶽
之名山仰申甫兮霄漢間居霄漢兮興雲雨霖旱歲兮澤
九土俾吾侯兮終獲祐望而祝之享天祚

魏博節度使田布碑

於戲節義立則人倫之風厚忠孝彰則君親之恩大罔極之報非死不盡臣子之心非盡不明決去就於至誠擇利害而無撓其生也挺身爲萬夫之特其終也成名於泰山之重凌視千古高居上游斯人伊何魏博節度使田公布字敦禮之謂也初公烈考曰宏正輔佐憲宗掃除寇逆爲侍中魏博節度使今上嗣位鎮州軍吏以節度使王承宗死上聞詔宏正除中書令代焉居一歲兵亂遇禍公時爲涇原節度詔追至京聞喪公卿獻議以爲討鎮莫若用魏魏強而近又公恩德積洽於魏以鉞賜其子布布復有能

則魏之士欣戴而效死焉。詔從之。公泣血號天而辭不能者。再詔不許。乃曰。報君恩。復父讎。在此舉也。如不濟。則無其生以謝之。別兄弟。妻子。屏門之內。辭賓客。朋友於西階之下。喪輿。遂北至魏。則徒跣行號。以見將士。將士著艾者。父兄事之。齒類者。骨肉親之。毀家以結人心。辭祿而贍公用。明求報之道。竭勵士之方。冀其協心以副私志。異哉。魏之風俗。久悖聲教。魏之將士。素染很戾。懷安自固。忽感激之勇節。積驕成情。無戰鬪之剛腸。初猶哀公之誠悅。公之賞雖未心化。暨忘舊風。無何奉詔出師。抵冀之南宮縣。邇

賊而振威也時討幽鎮諸軍庶事草創計司荒略供饋大虧公乃以本部六州之租入權以自濟冰雪方盛飛輓阻艱眾相言曰頃常出軍賴朝廷供給優贍軍府因以完濟今者瘠已肥國尚書無乃太公忠乎旋以滄景喪敗王師不振諸軍顧望莫有鬪心賊使間諜騰肆飛語以不固之志加懷怨之心望風聽聲將欲謀亂咸有見者宜圖其休全身保軍以俟後舉公仰而號曰天子徵兵以討叛亂吾特授旄鉞復其家冤將軍雖死國典斯在豈蓄縮完守為不忠孝之臣乎眾知公不可迫因師行而遂潰中軍不同

其謀奉公達於魏城衆又言曰魏土不知朝化久矣刑賞禮樂皆自己出近以保富貴遠以貽子孫苟能從衆之謀則捧戴如舊公知其不可以道化又難以力服時太尉之靈座在魏之官署公陽以入臨人不以虞慟哭伏劍衆驚至而絕矣春秋三十八噫相國李公愬先公帥魏衆以貪亂李不能制閉域以自固重幣以貸死及公初至悖氣尚存邀賞撓法一唱萬和况鎮之軍於魏舊有救敗德兩軍相觀如親戚焉寧有一人之忠義化六萬之肝膽三月之將帥移六十年之舊風強其陸梁計其相觀同駭愚蔽知

其不可李石有言曰重耳教訓三歲而後敗楚勾踐生聚二十年而後滅吳以中古之懋信晉越之馴伏尚且遲之况今魏乎聞者信之及公終也賊眾感義而退守王師聞風而憤激達於朝廷天子壯其節而哀其死爲之廢朝公卿洎百執事咨嗟悽憫久而不絕及喪至則弔周懋恤禮備而恩加焉贈尚書右僕射以長慶二年八月二十六日葬於萬年縣白鹿原公之大王父曰廷輝安東都護司馬贈右僕射王父曰玠相州刺史烈考中書令贈太尉而勳高位崇至公而名重節立蓋以茂德爲濬源大忠爲厚陟

克生賢哲焯耀邦國初自魏之裨將以謹幹至大將自侍
御史以討叛勞至大夫以平蔡功爲金吾將軍以長材鎮
要衝爲河北節度以多略靜邊陲爲涇源節度在裨將則
辨冤囚太尉無淫刑矣領征軍則備賊之驚突諸軍因之
立功矣爲金吾抑同列而不遏諫官聖朝有容直之美矣
帥河陽也則省將而多戰卒滅賊而守詔條於是乎兵實
而人安矣鎮涇源則勸其力穡教其騎射於是糴賤而人
能矣其大材敏識有名臣之體要深謀善計得良將之精
華善而不伐高則思降無豪貴之侈欲慕廉讓之高風惜

乎壯年有志不立豈天意用斯人以激其怠惰警其奸兇者哉伏劍之辰手操遺表陳兇逆之根本明將帥之儀矩聖君因得辨邪正可謂始終之善者也其遺孤及門吏知予夙奉周旋感激名義請揚盛烈於萬斯年銘曰

具體皆人能恥者誰輕死重義謂之有思豺狼貪恠力不能支部下將貳誠無所施上虧國恩中冤父私兩志莫遂顧生奚爲明者獨斷勇夫不疑忍恥偷安犬彘等夷醜顏冒寵復何人斯誠貫心膂竟違我期利刃貫胸血殷喪帷軍士喧駭逆黨忸怩義風激揚征車不衰自居所重賢人

得之地察天明稱爲神祇雅有節鉞流聞邊陲青史長存
馨香歲蕤

杜奕

奕貞元時人

芭蕉偈

幽山淨土生此芭蕉無心起喻覺路非遙

崔元亮

元亮字晦叔磁州昭義人貞元十一年進士元和中累轉
駕部員外郎出爲密欽湖三州刺史文宗朝遷右散騎常

侍歷號州刺史卒年六十六贈禮部尚書

對毀方瓦合判

得太學博士教胄子毀方瓦合司業以爲非訓
導之本不許

學於是專教所以立信尊賢可上在易性難從眷彼儒流
職司學校誠宜警不及之誠懼將落之辭苟毀方以爲心
雖容衆而奚用且非善誘在傳授而則乖曾是詭隨於博
裕而何有不可以訓無易由言請從司業之規無取學官
之見

邱絳

絳爲魏博節度使田緒賓佐與同府侯臧爭權緒子季安
斥爲下縣尉俄召還生瘞之

常山郡王田緒神道碑

維天以五星辨經紀維人以五常垂教化奉天者皇王牧
民者侯伯故五星失次舍而天綱乖五常悖倫理而人紀
壞非夫人神厭禍天地合德俾降英傑以靜邦家則無以
正綱紀成教化矣皇唐九葉今上馭歷之五載得佐命戡
難之臣曰田公諱緒字某北平盧龍人也系自唐虞盛德

載世祚於全齊醇仁酣和衰周鼎遷暴嬴壁返劉項角逐
正者得之則齊王橫去國隕身與義終始議郎疇立功逃
賞興讓澆薄十數世家於北邊議郎卽公之十五代祖也
至皇鄭州別駕璟生公大王父安東合都護贈戶部尚書
有遮虜護塞之勳而生不登貴位加之以齊王之秉節議
郎之遺榮濬源茂本故尚書克生太尉承嗣歷檢校戶部
尚書兼御史大夫魏博貝相滄德州節度度支營田觀察
處置等使尚書左僕射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魏州
大都督府長史封鴈門郡王歿贈太保累贈太傅復魏州

大都督公太傅第六子也乘博厚之慶得堅剛之氣君臣
之大節理亂之形兆實天賦不言而知侯王之姿見於童
孺太傅朗識異而器焉以諸侯之嫡拜京兆府參軍兼五
領騎士深得將略鳴弓上馬雄稜挺然無何太尉寢疾或
以措置故事不歸於公聖朝載懷輯綏永顧勳績爰命從
子俾侯於蕃既履四封乃遷六官付畀於天威惠在已主
恩寵章赫赫煌煌孝未昭而忠隳正不悟而邪及志惟悖
德動則無名是以河朔塵飛隴右霧塞青兗旣叶幽冀未
同見多壘於魏郊發天兵於隴坻曠日持久連年不平履

危者若安處禍者皆樂囂然相視孰辨其非公斷天下之疑達天下之務以爲君親可報也世德不可墜也犯是二者生將何爲於是歔歔流涕冀其感寤靡有虛日而無正言及京師變生翠華順動人望愈惑堅不可離星辰之間戎帥薨謝師人將士退迫公理軍公清望威名衆所欣戴且曰吾先公太傅之冢子也仁而能斷嚴不至殘當去禍就福化危使安敢以死請期乎息肩公雖懇辭人實誠奉於是三軍之裨將列城之守宰及士吏卒伍大和會於旌門之外而聽命焉公乃陳其逆順曉其利病西嚮稽顙如

對天顏萬人歡呼式抃且舞受公相誓如履夷途曾不崇
朝而獻狀行在於時黃屋南巡於巴濮元兇僭盜於鎬京
握兵者鱗差失節者踵武公挺身禍敗拔跡危難掃氛禳
之未開定危疑於已變乃分遣寮屬結約諸侯迴成德向
闕之心合昭義勤王之志雖漁陽之勁悍北虜之猖狂公
精誠籲天銳氣蟠地能走馬實於魏壤覆朱滔於貝邱希
烈勢孤賊泚援絕訖於收復經啟自公巍巍碩勳孰與公
比由是捷書上聞未幾而降優詔拜魏博節度管內支度
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魏州大都督長史兼

御史大夫君臣之契運昭泰之元符千載一時灼見茲日
及六龍駕返九有風清然後議刑賞頒慶賜則公之茂績
結於宸衷卽日加工部尚書節度等使如故上復以麾幢
之任賢賢也腹心是託親親也親賢之選簡於帝心賜公
姻戚尚嘉誠長公主公主肅宗文明武德皇帝之孫代宗
睿文孝武皇帝之子今上之妹玉潤貞質蘭芳粹容德配
元臣道光卿族降自九天歸於列藩獎納忠之誠重匡戴
之績由此見公之寵畀羣后也昔漢張敖曹窋皆因緣戚
屬稱榮主第若公之分茅胙土樹牙推轂上自振古迄於

聖朝一人而已尋遷尚書右僕射特封常山郡王食邑三千戶明德也改封鴈門真食五百戶襲慶也公惠訓封圻按部師律恢皇威以勉羣師敷渥澤以潤蒸人禮讓興行廩積斯實修整人紀統和天常夷難戴君每爲已任朝廷褒是休烈爰咨弼諧以本官就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旣參廟謀又統兵柄方將剗胎禍之未兆措理本於永貞張三光之明調六氣之府致君堯舜身作夔益豈獨鎖結燕趙連衡齊魯嘉言有聞而遽嬰寢疾以貞元十有二年四月十日薨於戎府享年六十有三天子震悼不臨朝者

三日列辟相弔邦人大慘卽日詔遣尚書職方員外郎房
挺申賻襚之恩備君臣之分追是勲伐冊贈司空詔書褒
寵禮加常典不踰時而命公令子節度副使兼都知兵馬
朝散大夫試光祿少卿兼御史大夫季安纂厥戎政式光
茂烈雖哀過乎禮而義貴從權寧息魏人藩翰王國稟君
之命移孝作忠生而顯榮歿有遺祉薰灼今昔在公一門
越以其年十月四日葬我公於魏州貴鄉縣金堤鄉吳河
原邇先太傅之塋禮也嗚呼公精彩朗徹志氣雄厲性通
事表心達化權二十總戎三十作相俾魏博爲順本功以

之高奉家國於正初孝以之大忠孝斯立福壽攸歸何蒼
生失望國棟斯折古今之恨可勝言哉公有子三人長曰
孝和朝散大夫使持節澶州諸軍事澶州刺史兼御史中
丞充本州防禦使少曰季直朝議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
史大夫充魏博相貝澶衛等六州節度管內支度營田觀
察處置等使季安公之次子也十五授鉞爲唐名臣固河
山葉奕之封奉貴主慈嚴之命光闡前烈其不朽與公左
右王家底靜藩閫功勳大略書於惇史若乃垂休聲於開

國之地申罔極於元侯之恩刊勒豐碑光顯舊壤門人之事也追慕恩顧直而不文其辭曰

三光昏霾兩儀否閉爰資英傑用贊開濟天人合符斯人命世一其塞直盧龍山橫紫蒙元精委輸慶發於公其勲惟茂其德惟崇其建中季年兩河難作淮圻怙亂燕趙濟惡洶洶鯨奔狺狺獸搏其翠華順動關右塵飛戎輅載駕苞茅不歸且懷疑顧孰就是非其時惟我公拔迹艱阻率彼叛徒悉爲王旅白日精貫丹誠自許其婪婪燕寇嗇禍稱兵動搖東夏應援咸京旌旗蔽野獯虜連營其公仗天威

修鄰叶志忠見於時泰生於否十萬姦兇一敗塗地其帝
嘉殊績乃授藩維輯寧有土惠訓成師威令自肅仁風載
馳八其乃作官師真食茅土窮寵極貴封王尚主恩光顯融
獨映今古其既司右揆爰作上台皇猷允穆俗阜爰來人
望匡弼天胡降災其冊贈司空念深宸展道則致君人而
知子帝命元侯傳封四履其十高墳我我先隴之旁河掃
通氣沙麓連岡歿而可作公其不亡其十

李應

應貞元十一年進士歷官戶部員外郎郎中

對爲其師掃判

甲爲鄉學生爲其師掃或詰之失禮訴云有近
賓將至

顯業就師有大小之間函丈待扣慎先後之傳故得怡然
有孚相悅以解甲強學自立博習成性摳衣以往如趨闕
里之前請益而來疑在舞雩之上宜務知遠者而願學焉
仲尼先乎祖述傳說念以終始豈可異子皮之言淺者何
效師卜商之業末也無如或屢聞長者之言將習少儀之
禮心善魏勃宜拘袂於席前志異陳蕃或洒掃於庭內不

議罪此無施勞心

對四品女樂判

乙有女樂一部御史按之云見任四品清官仰
處分

禮不與奢慎微以從事用過於儉在貴而能貧乙也不愆
其儀匪解其位詎聞不擊不考同詩人之鼓鐘而乃翕如
純如類文侯之冠冕東山逸態事比謝安後庭曲施意齊
田蚡法司所舉允執厥中儻人惟通班列四備之嘉樂國
成有命因五利以和戎理宜捨之以勸能者

王播

播字明敷其先太原人父恕官揚州遂家焉貞元中進士
舉賢良方正異等憲宗朝累官禮部尚書充劍南節度使
穆宗立拜刑部尚書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
爲淮南節度使敬宗朝加檢校司空文宗朝加檢校司徒
拜尚書左僕射復輔政封太原郡公太清宮使大和四年
卒年七十二贈太尉諡曰敬

請禁帶兵器牧放奏

諸縣皆有鎮軍並隨逐水草木放牛馬賊徒因茲假託挾

帶軍器晨夕混雜善惡不分伏請從今日已後牧放之徒不得躬帶刀劍器械等物放仍請詔下後十日外有犯者百姓所在集眾決重杖二十屬軍者許臣擒捉牒送本鎮亦准例科決仍便解退其近城弋獵准前後敕並以禁斷公郡駙馬將軍子弟子鷹鷂准敕但許城南按放不得輒越諸界並請不得別持刀劍等所冀邦畿之內盜賊屏息居人行客晨夕獲安

定館驛就廳先後奏

准故事御史到館驛已處上廳中使後至卽就別廳如中

使先至御史亦就別廳近日多不遵守中使或不諳往例
貴欲逾越御史若不守故事俱失憲章喧競道途深乖事
體伏請各令遵奉故事冀其守分

請放還配流人奏

天德軍五城及諸邊城配流人等臣竊見配流人每逢赦
恩悉得歸還唯前件流人皆被本道重奏稱要防邊遂令
歿身終無歸日臣又見比年邊城所配流者多是胥徒小
吏或是鬪毆輕刑據罪可原在邊無益伏請自今已後流
人及先流人等準長流格例滿六年後並許放還所以抵

法者足以悛懲滿歲者絕其愁怨

分別配流人罪奏

準本年九月十七日敕自今已後兩京及關內河東河南河北淮南河東西等道州府犯罪繫囚除大逆及下手殺人外其餘應入死罪者委所任官長審量事狀但情非巨蠹並免死配流天德五城諸鎮臣謹言敕文除大逆下手殺人外餘入死罪科目至多若不舉其條流或慮中外處斷不一今請犯十惡及故殺鬪謀劫私鑄錢造偽并京兆界持杖強盜不論並依律文及前後格敕處分自餘死刑

金史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卽請準今敕減死配隸天德五城有妻者仍準式勒隨流人其父祖子孫欲隨去者任去

請令程异出巡江淮奏

伏以軍興之時在繫財賦國用之本出於江淮頃者劉晏掌領鹽鐵租庸每自巡按至於錢穀利病州縣否臧隨以上聞使得釐革臣緣在城務重不獲躬行伏望遣臣副使程异特以詔命出巡江淮其諸州府上供錢米如妄託水旱輒有破除伏請委程异一切勘責聞奏其度支戶部並臣當司合送上都行營錢物并令急切催促其遠年逋欠

亦委具可徵之數聞奏

請換貯東渭橋米石奏

東渭橋每年北倉收貯漕運糙米一十萬石以備水旱今累年計貯三十萬石請以今年所運者換之自是三歲一換率以爲常則所貯不陳而耗蠹不作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十六目錄

新文藝出版社藏書

孟簡

白鳥呈瑞賦

批孔禹獻詩狀

建南鎮碣記

裴均

上德宗實錄表

汰僧道議

郭子儀傳論

李逢吉

進善旌賦

文武大聖廣孝皇帝冊文

折桂庵記

石壁禪寺甘露義壇碑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十六

孟簡

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舉進士登宏詞科元和中累官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長慶三年卒

白鳥呈瑞賦

驗白鳥之祥牒告皇家之寶祚蓋由天子張至仁本太素
享宗廟而無爽薦孝敬而有度何常日浴飏皓體以來儀
曾異火流奚丹羽之可慕凌翬翬之白鳥類振振之翔鷺
稟純德而自甄誠衆色之難汗觀其皎皎奇狀明明麗質

霜毳潔朗玉姿閑逸不愛其瑞嘉載飛之可瞻思效其祥
見莫黑之如失寧爰企於往代可俯窺於今日原乎孝理
通元格皇至虔惟烏感應其容昭宣抱正色而道洽從反
哺而名全不然則有威鳳之可紀何白鳥之是傳樂而有
聲且不棲於楚幕潔而成質故自協於靈篇出林而日華
亂動繞樹而月影相鮮嚮至化而遠集想皇風而戾焉眾
而何爲悲子生之八九大而無慮笑水擊之三千爾其超
遙高翥來不可遏見歸飛之薦臻誠愷悌之四達諒深仁
之所化固至性之難奪若乃載鳴嗷嗷浮彩皓皓受西方

之精氣自洪爐而鎔造遐想其蒼赤呈祥豈與乎雪霜同
縞且夫仰稻梁而自若彼徒籠夫僊鶴待馴狎而不還何
必招於白鷗且養素而委質非取容而強顏故下臣賀瑞
而歌曰素德式昭兮何鳥奕元質從化兮爲潔白符仁孝
兮叶往冊見祥瑞兮流聖澤

批孔禹獻詩狀

薛陟不知典教豈辯賢良驅遣健徒憑陵國士殊無畏憚
輒恣威權翻成刺許之賓何異吠堯之犬然以久施公效
尚息杖刑退補散將外鎮收管

建南鎮碣記

太山諫卿受氣端勁爲文雅拔由進士尉陽羨安定公愛其道直延爲從事是時鄙夫次受辟書故得與諫卿遊處最密常記其撰南鎮碣彩章輝煥物象飛動當貞元之丁丑也迨元和甲午簡自給事中蒙恩授浙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使薦遊此地歲十八返矣尋奉御祝有事於鎮求當時之碣則未樹立因訪太山之故吏乃得舊本爰徵樂石磨琢鐫刻流芳自此諫卿永貞年爲讒賊所中謫居汀州今皇帝踐阼宰臣論其冤濫故福建廉使閩公得以上

請復厯大理評事遽徵拜監察御史未經歲臺丞上薦不
次遷侍御史以言語明切將酬相府且不入出爲巴州刺
史持逸羣之才略瘳疲人之疾苦理行居最再移資州如
巴之政今復爲洋州課績大著噫共戴華髮相逢幾時所
不間者頃以至人寶相淨樂之法更說迭講次真空處入
性海道動於世間而不世間故可記也十年十月十日建

裴垺

垺字宏中河東聞喜人第進士貞元中賢良極諫對策第
一元和初爲翰林學士轉考功郎中知制誥累遷戶部侍

郎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集賢院大學士罷爲兵部尚書六年改太子賓客卒贈太子太傅

上德宗實錄表

臣聞格天周物之功繼統事難疑之績屬當興運則事顯一時貽之後來則名示百代是以舜謂盡善禹稱無間典謨斯在芳烈可徵雖垂訓必資於濬哲顧不朽亦賴之紀述伏以德宗皇帝臨御天下殆三十年躬勤庶政戡難羣慝消復厄運大拯橫流貞元之後天下無事亭障寢柝梯航獻珍納蒸人於壽域兼前王之能事加以聖政多暇睿

文間作篆諸金石播於管絃扶持翼武之勳死節納忠之士亦猶星拱辰極雲從飛龍君臣協期事業光大宜當刊錄以垂無窮陛下掃清寰區恢復祖業執契求理思覲前鑒爰詔臣等俾加撰錄臣與修撰官祕書少監蔣武以去年八月論著絕筆勒成德宗實錄五十卷繕寫整飭今已就功臣等學愧前修職叨東觀雖談天測海未究其高深而褒善貶惡靡慚其良直徒極搜采尚懼闕遺臣屬有犬馬之疾未任躬自獻上伏以國之大典夙奉德音編簡旣終稽慢爲罪其實錄五帙五十卷并目錄一卷謹隨表獻

上

汰僧道議

衣者蠶桑也食者耕農也男女者繼祖之重也而二教悉禁國家著令又從而助之是以夷狄不經法反制中夏禮義之俗也傳曰女子十四有爲人母之道四十九絕生育之理男子十六有爲人父之道六十四絕陽化之理臣請僧道士一切限年六十四以上尼女官四十九以上許終身在道餘悉還爲編人官爲計口授地收廢寺觀以爲廬

舍

郭子儀傳論

汾陽事上誠蓋臨下寬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處必得士
心前後遭罹倖臣程元振魚朝恩譖毀百端時方握強兵
或方臨戎敵詔命徵之未嘗不即日應召故讒謗不能行
代宗幸陝時令以數十騎覘賊及在涇陽又陷於胡虜重
圍之中皆以身許國未嘗以危亡易慮亦遇天幸竟免患
難田承嗣方跋扈魏州傲很無禮子儀嘗遣使至承嗣西
望拜之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若干歲矣今爲
公拜李靈曜據汴州公私財賦一皆遏絕獨子儀封幣經

其境莫敢留之必持兵衛送其爲豺虎所服如此麾下老將若李懷光輩數十人皆王侯重貴子儀頤指進退如僕隸焉幕府之盛近代無比始與李光弼齊名雖威略不逮而寬厚得人過之歲入官俸二十四萬貫私利不在焉其宅在親仁里居其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從出入者不知其居前後賜良田美器名園甲館聲色珍玩堆積羨溢不可勝紀代宗不名呼爲大臣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殆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有四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代而主不疑侈窮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富貴

壽考繁衍安泰哀榮終始人道之盛此無缺焉唯以讒怒
誣奏判官戶部郎中張譚杖殺之物議爲薄

李逢吉

逢吉字虛舟隴西人第進士德宗朝以薦爲左拾遺元和
中累遷中書舍人加朝議大夫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罷爲
劍南東川節度使穆宗立拜兵部尚書復知政事敬宗朝
封涼國公兼右僕射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徙宣武召拜
左僕射兼守司徒大和九年卒年七十八贈太尉諡曰成

進善旌賦

以設之通衢俾
人進善爲韻

皇唐之與伊唐也濬哲文思異代同時咸進善以欽若又
建旌以求之不進善焉何以延側陋之士不彰別也何以
嘉讜正之詞是宜式創宏模聿陳令典綴析羽以藻耀植
修竿之偃蹇相其地以崇樹所宜因其人以康莊是踐卽
之者有以翊聖瞻之者於焉遷善忠謇之徒風馳雲趨畢
效臣節同膺帝俞猶金礪而君臣合契類土圭而形影相
符迴立峇亭而克同國柄直行勁挺而自陟天衢由是悉
索草茅罔資介儼高懸垂逮下之德仰視知不言之信咸
策足以員來思捐軀而自徇同於舞羽至誠之感必臻異

彼昭弓非禮之招不進大哉求仁其必有因懿此標表本
乎諮詢制其事者上惟允恭之帝集其下者眾皆可封之
人是必隨謗本以用舍與諫鼓爲等倫若夫容衛繁多制
度奇詭元蛇始務其厭勝翠鳳式崇乎侈靡熊虎之示勇
則那日月之比崇徒爾寧有裨於啟沃且無取於率俾偉
夫有臺有宮胡爲乎途中所以闡於聖聰使無不通爰樹
爰揭豈惟乎人悅所以尊彼雋傑使皆就列然後朝廷邁
德嗣於義軒得賢方於稷契躬好問之裕有知人之哲固
以日奏於嘉言矧斯旌之攸設

文武大聖廣孝皇帝冊文

維寶曆元年歲次乙巳四月甲戌朔二十日癸巳攝太尉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僕射兼太子少師上柱國天水郡
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臣趙宗儒及文武官六千五百四十
一人等言臣聞自古王者之御極也必上奉乎天地丕承
乎廟祧法天地所以宅八紘嚴宗祧所以垂萬葉非休聲
震越不足以齊燾載非尊稱超卓不足以光祖宗則名實
之際不可誣也肇自上古質文未具號兼三五事本羸劉
其後正閏相承南北更王僉事因襲而罔圖旌別苟鴻猷

既洽徽數莫申貽諸裔昆靡所稱謂抑當時臣子之罪非
所謂納君於善者皇唐列聖備有典常高宗而降代享不
號以至於元宗之治平肅宗之盪定德宗之烈文憲宗之
戡翦先聖之克荷重熙累盛震邁古昔未有不由斯者已
伏惟皇帝陛下濬哲自天寬仁在躬聖齡方富睿德咸稱
行懋於朱邸聲飛於青宮始踐阼而虞舜之大孝聞焉既
郊天而文王之小心著焉竭愛敬於西宗疑示儀刑於四
國慎東名傅優寵直言自嗣位已來百度維新九圍式敘
邊烽固不罷屬國罔不來靈化有肸蠁之助風雨無伏愆

之候至元至蹟可勝道哉由是百辟羣司者儒碩士文武臣庶緇黃幼艾殊形一心異聲同辭隳肝瀝膽元上徽稱其誠至矣吾皇猶惕然三讓不得已而俞焉斯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者也夫經緯天地曰文則二儀交泰矣克定禍亂曰武則八蠻順軌矣格於上下非聖歟通乎神靈非孝歟臣等恭考庶言強名聖德不勝大願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文武大聖廣孝皇帝伏惟陛下祇上帝之眷命荷累聖之儲休外順四夷內從百辟時承昌運昭受鴻名然後躬大易不息之義思禮經日新之旨鑒拜休之至誠

考無過之格言以緝熙庶績重其文以斥去羣邪盛其武以目達四聰載大其聖以慎守九廟益廣其孝克儉克勤有初有終所疎者佞所近者忠畋遊必省獻替必從無忘我高祖太宗之丕烈以永家邦臣宗儒等誠歡誠懼頓首頓首謹上

折桂庵記

匡廬之秀粹於眾嶽五老之英奇於眾峯謂泉嵐卉木煙靄之性和而利福茲收居無鬱厲無翳勃之害於物也大哉上上疑之清寧之境耶吾頃年奉家君牧九江得從白

鹿先生濬之遊觀焉志羨則詠真之鄰也有獅子峯下古
傳謂幡竿源者其風清英泉石可依足以變昧職之歸真
寧歟疑濬之導吾結隱室於是源而居誠以逃俗染溫智
習飲超揚之味分浩然之氣也不得不爲擇地而歸耶洎
折桂上都選調分秩之後忘是境也嗚呼迅變十有三祀
矣隱室有浮圖杜氏者守而燕葺焉杜氏泛道者之譽熙
熙焉亦久矣家君之夙契者浮圖真士也吾今罪走虔疊
道取湓城思隱室逍遙之風悒悒滴淚杜氏訪吾迺喜色
浮而恨痾釋半矣不復泉嵐之期誠快快乎隱室歸杜氏

人與地相符則無虛擲也得杜氏言曰僧之居儒之居名其異也今君子隱居易爲庵狀有年矣欲錫以名同日月數斯名無朽哉抑吾昔性識因地而清道業因室而精性清道精而名乃成本實無忌者吾門至行也室旣爲庵宜以折桂爲名貞元辛巳歲六月十五日李逢吉述

石壁禪寺甘露義壇碑

唐有天下仁聖奕葉文武重光憲章於古損益以正革去雜霸煽揚淳風於二皇三代有全德於周公孔父無違命獨以空門金人之教清淨叶於天綱孝慈禪於人紀考之

經義則不悖施之帝典而可大式克惇尚許其踐修於是人知崇本家有清信空法匝於寰區真經侔於墳籍則道斯備矣凡彼列刹布於列郡而我三壇角於三都在西都曰靈感壇在東都曰會善壇在北都曰甘露壇洪惟適道之通軌歸心之真宅甘露壇在府之交城縣石壁寺清淨大苾芻慎微稽謀之初欽若佛旨日將漸位地疑是繫禁戒惟厥授受必資壇場不嚴重何以肅凡心不精頤罔克迴聖鑒不宏闡曷足流大化不砥礪莫有就靈功且欲以齊二京之宏觀補是邦之闕典乃銳其戮力誓之以死斬

於高貲邸彼崇信入貨者波委就役者子來拙及九泉實以香土築之三層布以正礎殫山水之勝極土木之功費鉅萬瓌奇莫二自貞元癸酉歲暨丁丑歲而能事畢是歲有事於靈壇凡數郡之內碩學舊德顓蒙之師大和會凡千里之外激節齋志去家之徒駿奔走自四月八日至二十四日而法會罷俾夫來者宿殖遽生聚舊汗闕清滌恆性鎮有守妄見寢不作至靈加之易外境汨之難精誠歆以交感凡聖忽其相接歡聲喜氣被於山谷休譽令儀播乎宇宙其大哉茲至道妙蹟之無量無邊其魄疑見於

事者可略而紀昔應身示滅像教爰布輪旃三轉趨之不
一而闕別道俗攝持身口莫疾於尸羅近世之弊主者有
經費求者必執贖旣叨憤而有交利之患顧怠惰而無與
進之心則中途而北者十四五而大化斯蠹矧或師未善
教而法禁廢弛事鮮成命而去取溷淆懿夫宏濟爲心周
給於衆則人以勸廷辯其能詳定其要則事有倫五載而
一會使人跂之也萬衆而無擇使人趨之也謂東漢感夢
以還釋流傳授未有盛於此者故自興作每多符應巨功
方半景甚清霽甘露垂珠於草樹者三日以旌美志緇素

同觀大眾日集時屬旱暵靈泉湧溜於山澗者數所以辦
禮食賓主咸賴由是節度觀察使禮部尚書李公以文武
中肅休勳懿行而志尚營道監軍使以勤敏寬仁長材曠
度而性惟與善相與叶心同德表請錫名曰甘露無礙義
壇且又降之素書用嘉褒美出其清俸以爲賜予斯足以
駭見聞而洽謠誦矣夫宏道設教得其人而後行前志又
云天時不如地利禪師本姓齊氏薊人也姜水舊族漁陽
德門畛襲軒冕夙彰行義脫屣代祿奉身高驤初隸名本
郡憫忠寺窮修多之藏究毘尼之學演律爲粵主傳戒爲

常師了法之無住遊方而至止因感父德先后聆神鍾疑
剋仁祠之勳嘉道綽大士精修禪觀躋淨畵之風而峯壑
崇邃林泉詭異據全晉之右壤面興王之舊京宜作聖域
以嚴佛事亦既經始於焉肆勤綱維及寺之耆艾上首等
率能奉法以慎身觀妙以成性用充佐佑誕臻厥成則又
知清行勝概之若此雖欲勿烜爲宏圖而莫可已於是緇
流俊賢搢紳諸儒洎清信士女百千人俱議欲刻石以存
不朽弟子逢吉用六經之餘雅修無生而亦窺龍宮之秘
故得以聖朝君臣之至化空門聖賢之妙道合而爲頌以

簡於後其辭曰

釋氏之宗泊乎無爲生殖光大衆妙攸依道號無涯智不
得知誕設炯戒揭其宏規亦旣潤色爲之羽儀乃睠後賢
異代如期持律之士若優波離能以厥躬爲衆元龜亮直
端潔宜作之師在法末流典制寢隳忘味輟寢誓志興衰
乃經斯壇究盡瑰奇赴者如市來其如歸靈泉川流膏露
珠垂佛日在上赤乎增輝穆穆聖君唐虞同時端拱思道
而人畢隨京邑有三壇乎如之越有大賢鎮安朔陲請錫
嘉名用光於茲旣賜予矣褻之以詞緬懷元猷祇率皇威

顯允都政真清道機萬有千年輝耀於斯